

參考消息

内部刊物·注意保存

·第0112期·

新华通讯社編印

1957年6月21日·星期五

“紐約时报”全文刊載毛主席文章

認為文章非常重要西方必須加以縝密的研究

【路透社纽约19日电】“纽约时报”今天说，昨天发表的毛泽东先生今年2月27日的讲话是自从去年6月苏联共产党领袖赫鲁晓夫先生揭露斯大林以来外界所得到的一位共产党领袖所作的最重要的声明。

“纽约时报”说，毛先生已经提出的新学说“无疑将影响全世界的共产党人”。

它又说，但是西方也必须把它当作“最富有启示性地暴露了共产党统治者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以及他们为了应付这些问题而寻找的技巧”的文件来加以縝密的研究。

【路透社纽约19日电】今天的“纽约时报”刊载这家报纸过去驻莫斯科记者索耳兹伯里写的一篇文章说，昨天公布的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先生今年2月的一篇讲话的正式稿本显然经过删节，以便减少莫斯科和北京之间思想上的公开的分歧。

这篇文章刊载在毛先生讲话的全文下面。文章说，把昨天发表的讲话全文拿来同过去发表的讲话节录和摘要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区别来。作者说，两者的对比表明主要有两点不同。

第一点不同是关于共产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毛先生说，这些矛盾是中国的共产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并且强调说，他不指望别的共产主义政党或国家跟着中国走。

文章说，这番说明也许会使得这篇讲话能够在莫斯科发表。这样说，可以使赫鲁晓夫没有必要想办法调和他在美国电视节目里讲的一句话同毛的理论之间的矛盾。赫鲁晓夫先生在回答问题时说，在苏联没有任何矛盾。

文章说，第二个不同点是从北平正式发表的全文和最近从华沙报道的摘录的对比中看出来的。根据这些摘录，毛先生批评了斯大林关于“矛盾”的错误意见，说这种错误的意见使苏联清洗和处死了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在过去转述的毛先生的讲话里，他曾经批评匈牙利共产党，说它在几天之内就不复存在，而国家发生了分崩离析的危险。

文章说：“在这两个问题上，北京正式公布的讲词保留了一般化的理论，而删去了华沙透露的具体事例。”

【合众社纽约19日电】“纽约时报”今天在第一篇社论里说，“毛先生的讲话明白地告诉我们很多事情，而如果我们能从字里行间加以研读的话，知道的东西还要多。”

“从讲话里可以清楚看到三个事实：第一，共产党中国目前有很多人感到不满。第二，毛和他的同僚们断定这种不满不能像以前那样用人身镇压和杀害的办法来解决。他的讲话里有迹象表明了这样一种担心：如果再用全面的残暴办法，可能引起大乱子。因此毛现在摆出一副‘民主的共产党人’的姿态来。”

最后，至少是在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袖们不得不正视现代共产主义思想的一个关键性的神话的荒谬无稽。这个神话就是，官僚主义的共产党国家的利益和目的同被剥削的人民群众（它的黎民）的利益和目的是一致的……”

该报继续说，“毛的讲话里还有许多别的东西值得注意：他否认有意宣布一种其他国家必须遵循的中国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他表示要在经济政策方面作巨大的修改，以缓和过去政策的勒索所造成的不满；他承认西藏有困难，以及其他等等。”

该报接着提到，有消息说，据说毛以后在3月12日所发表的一个讲话里承认，从1949年到1954年，有八十万人被中国共产党人杀害。该报说，北平仍不愿意发表这个讲话。该报最后说，“尽管不发表这些东西，但是显然，国际共产主义的政治危机，在中国和其他地方，还是远未获得解决。”

英外交人士正仔細研究毛主席的文章

倫敦觀察家認為这是共产党的思想方面的新方針

【美联社伦敦19日电】许多英国观察家认为毛泽东关于共产党国家内部矛盾的讲话是党的思想方面的彻底的新方针，足以使莫斯科对共产党世界的铁腕控制放松一些。

他们还认为，毛已经获得了共产主义的主要理论家的发号施令的地位，特别是在这个运动的亚洲方面是这样。

外交人士已经开始对这篇杂乱无章、一万七千字的能够从许多方面加以解释的讲话进行密切的研究。他们不愿在完成这篇演说的研究前发表任何意见。尽管这篇讲话是在2月27日作的，北平电台在星期二才广播出来。

某些英国社会编辑立即认为这位中国共产党首脑的理论讲话这样离开了克里姆林宫的方针，以致可以认为是“共产党的异端”。

但是，莫斯科电台本身在星期三上午的国内广播节目上摘要播送了九分钟毛的讲话。

倫敦各报首頁刊載报道毛主席文章的消息

一致認為文章对世界有重大意义

【新华社伦敦19日电】今天英国各报都以第一版刊载报道毛主席讲话的消息。

“每日先驱报”说，这篇讲话“可能是列宁在1924年逝世以来共产党世界中最重要的一篇”。

“工人日报”在“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标题下刊载了魏宁顿写的关于这篇讲话的摘要。

“泰晤士报”说，预料这篇讲话将成为“共产主义理论的经典著作”。“泰晤士报”在中国人民间的“矛盾”的标题下刊载了一篇一千五百字的摘要。

“新闻纪事报”刊载的卡马仁写的报道的标题是：“命令不会使人民改变”。基德尔写的另一篇文章说，在中国对共产主义作的重大的重新估价的激发下，东欧各国正在酝酿着新的危机。

“每日电讯报”迅速发表社评，也说这篇讲话可能成为东欧发生问题的根源。

【路透社伦敦19日电】北京发表毛泽东2月间的长篇讲演一事是今天英国各晨报的头条国际新闻。路透社的消息被引用得很多。

【路透社伦敦19日电】英国报纸今天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先生在二月份发表的而在昨天公布的演说普遍表示欢迎，认为这是对于世界有重大意义的发展。

自由党报纸“曼彻斯特卫报”说，如果预测中国将作出努力同西方恢复较为正常的关系，这可能不是瞻望得太远，而“约克郡邮报”（保守党）说，西方应该通过任何可能的方式鼓励现在在中国所看到的比较“自由的倾向”。

保守党报纸“每日电讯报”认为，毛泽东将要放弃“过分的残暴”，可是它说，他将不会步向自由主义，除非他肯定知道这样作将导致政治安定和经济进步。

自由党报纸“新闻纪事报”称中国是一个奉行自己的路线的国家，并且认为，这是一个可能改变历史的面貌的发展。

“曼彻斯特卫报”说：“这篇演说将会对中国以外的其他亚洲国家共产党领袖发生影响。他们将会发现比较容易理解赫鲁晓夫先生在去年发表的那篇惊人演说。对他们来说，毛泽东的演说使得共产主义看来比较受人尊敬了。”

“这也可能最后使亚洲的毛泽东肯定成为世界共产主义的无容争辩的领导人，只有他一人在天空照耀，而人们很少注意到赫鲁晓夫先生——西方的一个野蛮人。”

“如果预测中国将作出努力同西方恢复较为正常的关系，而使它能够使它的俄国伙伴减色，这可能不是瞻望得太远。”

“的确，毛泽东故意说，他仍旧丝毫不信任西方，但是并不仅仅是一国政府所信任的人，它才可以设法与之取得协议。”

【法新社伦敦19日电】英国报纸今天在评论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论中国内部的矛盾的报告时认为：这篇讲话能够影响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

保守党的“每日电讯报”强调：这篇讲话表明，中国将毫不犹豫地改变不适合中国情况的马克思斯大林主义的任何一部份。它又说：“在共产主义世界内的一种谨慎的然而却是阴险的新教运动的种子可能是在北平的异端中。世界革命党的教义已经受到了又一次打击。”

自由党的“新闻纪事报”认为，这篇讲话具有“极大的意义”。它说：“它（中国）有权寻找它自己的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假如它愿意的话。但是毛泽东刚刚所说的话能够影响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它尤其会影响苏联的卫星国，在这些国家中，中国的态度已经引起了一个就要爆发的危机。”

“新闻纪事报”又说：“在这篇极长的讲话结束时，毛泽东以东方人的敬意向莫斯科敬礼，甚至向西方敬礼。但是中国正在按照它自己的道路前进，这种发展能够改变历史的面貌。”

共产党的“工人日报”说：这篇讲话是对共产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的贡献。

自由党的“曼彻斯特卫报”说：毛泽东讲话的总的效果将是“表明中国共产主义现在完全是经验主义的。”

【新华社伦敦19日电】“曼彻斯特卫报”在一则特载消息中说，毛泽东的讲话是“战后共产党历史中的最重要的政治文件”。

这家报纸说，“这篇讲话所概述的行动纲领和所提出的思想，如果为共产党世界的其余地方采用的话，可能改变共产党国家的发展进程。”

这家报纸说，在波、中两国，最重要的因素都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被认为是取得任何进展所必需的条件。

消息说，这篇讲话对世界共产主义的影响可能比赫鲁晓夫的秘密演说来得大，因为“毛泽东的讲话完全是在积极地提出新的思想和政策，而赫鲁晓夫主要是在消极地贬斥过去”。

赫鲁晓夫的演说后来引起的事情表明，共产党领袖们的声明惯于希望达到比原来期望的大得多的目的，而拿毛泽东来说，甚至有理由认为，故意发表他的讲话是为了达到比他准备承认的为大的目的。”

“曼彻斯特卫报”在社论中说，毛泽东的讲话将特别在亚洲引起很大的兴趣。这篇讲话将影响其他亚洲国家的共产党领袖。也许。这篇讲话将最后使毛在亚洲成为无可争辩的世界共产主义领袖。也许可以料想中国将努力恢复它同西方的比较正常的关系，而使它能够削弱它同俄国的伙伴关系。

东京各报以显著地位刊载毛主席文章

各报认为对一些理论的解释非常值得注意

【日本电台19日18点半华语广播】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演讲全文昨天由北京方面发表。日本各报今天都对此加以详细的报道，认为毛主席的演说是把中国当前的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时期的指导理论加以发挥解释，非常值得注意。毛主席的演说对于在去年匈牙利发生暴动事件以来，思想上有了动摇的东欧各国将有如何影响？苏联方面对演说中肯定人民内部矛盾的存在一点将做如何评价？毛主席预定本年秋季要往访东欧和苏联，届时将有何种影响表现？各报认为这都是饶有趣味的问题。

【中央社东京19日电】这里熟悉红色中国事务的观察家今天指出，北平政权首脑毛泽东今年2月对他的部属们所作的讲话，其目的在于平息大陆人民由于共产党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危机而产生的不满。

毛的讲话全文约二万五千字，昨天由北平的新华社发布。这里的大部分主要报纸今天都以显著地位刊载了这篇讲话。

这位共产党首领的讲话中，要求他的党和傀儡政府消灭高压手段、独裁统治和官僚主义，并且号召对群众进行说服和允许自由讨论，以取得他们的谅解和合作。

消息灵通人士指出，毛的讲话中暴露了北平政权目前面临的经济困难。他们说，和人们以为在克里姆林宫的援助之下经济建设项目正在顺利进展这种信念相反，由于北平傀儡官员们的放荡和挥霍，共产党中国的工业和农业生产已经大大地衰退了。

观察家接着说，物资缺乏和生产减退造成了物价上涨，并且带来了通货膨胀的趋势。因此大陆上的工人、农民和其他群众正在举行罢工、示威和停工，以发泄他们对共产党统治者的不满。北平的共产党主子已经承认他们的失败和矛盾，并且允许和忍受党外人士在“整风”运动中提出批评。

他们指出，北平共产党人目前的作法，说明他们正在努力用安抚人民的办法恢复他们对于群众的控制。但是人民不满的根源既然主要是经济困难，那么共产党人想要摆脱目前的窘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观察家最后警告说，假如北平共产党人的“说服”收不到预期的效果，他们就可能转而采取一种强硬得多的国内、国外政策。

蒋帮中央社就毛主席的文章进行歪曲和诬蔑

【中央社香港19日电】共匪本月19日公开发表毛匪泽东在本年2月27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演词全文，其主要内容大致上和前所发表节录的报道并无不同之处。

由于这一演词全文的发表，证明外电前此所报道的一个事实是出于误传。目前外电曾根据波兰的传说，谓毛匪泽东在这一秘密演词中曾指责苏俄在匈牙利人民革命事件中武力干涉的不当，致当时国际间发生中俄共分裂和中共可能成为铁托第二的错误印象，但今日发表的毛匪演词中，不仅并无一字抨击苏俄，且指责匈牙利人民当时受了国内外反革命力量的欺骗，“错误地使用暴力”，毛匪泽东并赞扬“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处理很正确，结果匈牙利事件由坏事变成好事，匈牙利现在比过去巩固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也都得了教训。”

毛匪泽东的全文选择这个时候发表，是有其重大作用的。目前正当中共的“整风”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已触发了广大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普遍反共的“批评”的时候，毛匪泽东演词全文适于此时发表，这是对“敌对性的矛盾”一种最有力的镇压。（中央社接着引述了毛主席文章中关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六个标准这一段话——编者注）

根据毛匪这一段话，可知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遵照毛匪指定的标准发言，否则就是“不正确”、“毒草”、“反党”、“人民的敌人”。根据毛匪逻辑，这已经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而是“敌对性的矛盾”了。毛匪论“人民”和“敌人”及“两种矛盾”时这样说：“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对于“人民的敌人”，匪帮是怎样看待的呢？毛匪说，“我们的国家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共阶级、反共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对他们专政。”

在“大放大鸣”中，储安平和葛佩琦等对中共匪无情的批评目前已被共匪指为“不利于党的领导”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了，被指为“右派分子”的“反人民”行动了，共匪面对这一反共的怒潮，正在发动全面围剿。毛匪泽东演词全文在这一紧急关头公开发表，显然在加强围剿的声

势，企图遏止已在整个大陆开始泛滥的反共浪潮的冲击，以“专政”禁止他们“乱说乱动”，宣布他们为“人民的敌人”，而加以“合法”的“压迫他们”。

美新处转述毛主席的文章

【美新处电】（原电无时间地点、本刊在20日上午5时半收到——编者注）中国共产政权首脑毛泽东告诉中国的六亿人民说，表示他们自己的观点是可以容许的——只要他们赞成共产党的路线。毛说，这就是“言论自由”或是“百花齐放”政策的真正含义。

毛说，如果人民慎重地辨别出哪些言论或行动是“香花”，而哪些是“毒草”的话，是可以容许“表示自己的意见”的。他的衡量标准的公式很简单。如果思想、观点或是行动巩固了共产主义，那就是香花。如果它不符合这个标准，那就是一种危险的杂草，而且必须通过必要的不论多大程度的“说服”来把它拔除掉。

一切思想或行动都必须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的领导”或国际共产主义。毛宣布，这个公式必须在共产党中国生活中的一切方面加以运用——如政治、艺术、科学、经济问题、农业和青年活动。

这位中国共产党领袖虽然承认，中国经济处于严重的困境，但他还是响应了最近莫斯科主张继续强调重工业的政策。毛坚持说，克服中国经济困难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几十年的厉行节约和反对目前存在着的浪费和效率不高的情形的政策。

外国资产阶级通讯社和电台转播毛主席文章情况

【本刊讯】新华社在18日15时开始以英文播发毛主席文章后，外国资产阶级通讯社和电台立即进行转播。转播情况如下：

美 国

合众社东京台在18日16时13分（东京时间，即北京时间15时13分）开始陆续分段转播，至23时零2分转播完毕。在转播过程中，单独播发的有：（一）关于“匈牙利事件”部分（四次）；（二）关于肃反问题部分（两次）；（三）关于少数民族问题部分中西藏民主改革部分；（四）关于少数人闹事部分。合众社丹吉尔台曾在内部通报中提请东京电注意在播发中要大大删节，只需要直接引用主要部分。合众社东京和丹台尔两台到18日23时止，共转发二万一千字（汉文，一个英文单字合两个汉文字计算。——下同）。

美联社从伦敦和香港分别转播了二千八百字和六百字。

合众社和美联社在18日23时以后，仍有零星转播，内容是关于对世界大战的看法和西藏民主改革问题，共七千字。

国际新闻社18日电码很乱，抄收不全，转播约一千一百字。

“美国之音”在19日6时和7时半分别以华语和英语广播约共六百字，转述了毛主席的文章，其中提到的是两种矛盾的存在问题。

英 国

路透社驻京记者漆德卫18日转发了约二千字。路透社发报情况不好，字迹不清。另美联社报道北京电台在广播毛主席文章时，伦敦已录了音。

英国广播公司19日4时英语广播只说了一句话：毛泽东主席承认在共产党社会里政府和群众之间存在矛盾。同日17时1刻又以英语广播了关于解决内部矛盾的办法的部分，约三百字。

法 国

法新社在京记者洛甘18日以英文发了四百字。法新社巴黎18日法文电分八个部分摘发了约四、五千字。法新社英文电18日也转播约三千五百字，关于匈牙利事件部分几乎全部引用。

日 本

共同社18日以七千字转播了毛主席文章的第一部分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的内容，以后即未续播。

日本电台18日20时以日语广播了关于两种矛盾的部分，约七千字。19日7时以英语广播了毛主席的文章已经发表的消息。

“东京军中之声电台”19日6时英语广播以三百字报道了文章的内容。

印 度

全印电台19日18时英语广播，报道了毛主席文章发表的消息，以二百字转述了第一部分的内容。

澳大利亚

澳洲电台19日7时1刻英语广播以二百字转述了毛主席所说的矛盾应以说服教育方式解决。

法新社記者洛甘报道

反动分子在北京医学院扔爆炸物

【法新社北京19日电】（记者：洛甘）据学生界人士今天说，昨天有人向北京医学院共产党会议室扔了两枚自制的炸弹。这个消息迅速传遍了激动的大学界，但是官方并未加以证实或否认。据说学院内人心很激动。（编者注：反动分子在北京医学院扔爆炸物的事件，中国青年报20日已有报道。）

但是，据认为，这个所谓的事件同当局决定把学期延长一星期，使学生有时间学习毛泽东主席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长篇报告无关。这个事件如果属实的话，那就正发生在根据毛泽东的“百家争鸣”口号在全国推行的自由化运动到达危急关头的时候。

在运动触发了对共产党和政府官员以及一些方法的批评浪潮以后，这里的外国观察家注意到，已经有把运动放慢下来的趋势。

有些批评的原文已经重印出来发给学生去研究和作“反批评”。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已经解除了该会副主任委员章乃器在“光明日报”社委会内的代表职务，因为他要求政府把付给前资本家的定息延长到20年。

同时，参与办“光明日报”的所有小党派通过了决议，要求社务委员和编辑部检查该报某些文章中所表现的“资本主义倾向”。决议还要求指责罗隆基和章伯钧。这两人最近在报纸和公共集会上成了猛烈攻讦的目标。

谷正綱向美参院

提供潜伏大陆的反革命特务活动材料

【美联社华盛顿15日电】亚洲人民反共联盟主席谷正纲，上个月曾经在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就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性质和它对美国的影响在委员会作证。

谷正纲在随着图表所提出的一封信件中说，在过去两年所制作的这些图表是以共产党的原始文件“和通过各种办法所取得的可靠材料”为根据的。他说，“它们表明了共产党在亚洲进行的颠覆活动的形式……以及共产党渗入朝鲜和日本的形式。中国共产党政权同苏俄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人的监督机构……”。

委员会主席伊斯特兰在公布这些图表的时候说，它们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组织所具有的“值得警惕的性质”，这种材料可能对美国参议院有极大的帮助。

关于中国大陆上的反共组织的一览表表明，有二十三个组织在上海和江苏省进行活动，另外还有同样数目的组织在北平、天津地区和河北省进行活动。据说还有十五个组织在福建省进行地下活动。这些组织的名称有国民党敌后活动委员会、大刀会、白云营、第三独立班、福建人民反共军、反共救国军、九仙会等。据说福建省各地都有反饥饿协会。

在上海进行活动的组织具有这样一些别致的名称，如神鹰党、十兄弟、三十六股党和人民主义队。其他的具有比较普通的名称的组织，包括淞沪反共游击总部、还乡团、上海反共人民联盟和救国革命党。

图表还举出了另外一些抵抗团体的名称，并且说它们的分布地区是从哈尔滨到西藏边境，据说西藏边境存在着一个西藏和印度山区人民反共协会。

据说在北平，有一个反共组织是在共产党电影和戏剧工作者协会中进行活动，还有一个是在辅仁大学进行活动。据说在天津周围的大约三十个城市中有“圣母军”和“圣母卫军”。

有一个图表是以共产党公安部长罗瑞卿的报告为根据的，图表说，在华东有六十六个反共组织；华北有三十一一个；中南地区有七十个，西南有二十个，西北有十二个，东北有十一个。谷正纲说，共产党人民法院在十七个月内一共处理了反共嫌疑案件一、一七九、二一七起，平均一月约有七万起。

路透社駐京記者报道

我民主党派批判右派的整風运动

【路透社北京19日电】（记者：漆德卫）中国的一些“民主”党派已经开始在举行会议，攻击它们党内的右派分子，并号召在自己党内展开整风运动。

这些会议激烈地攻击了那些曾经毫无忌惮地批评了共产党领导及其某些行动的人。

提出过这样的批评的人包括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森林工业部部长罗隆基和交通部长章伯钧。他们支持共产党的历史比大多数同僚要长，但是因为他们发表了反党言论，现在被其他民主人士称为右派。

目前的政策是“百家争鸣”，并且已经在全国范围展开整风运动，让大家提出批评和吐露不满。

但是，其他民主人士显然认为罗和章在批评执政党方面做得太过火，因此现在打算整理一下他们自己的内部，以免不可收拾。

元首毛泽东在已于昨天发表的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明，他认为任何“倾向于削弱共产党领导”的思想或行动都是错误的。

对罗、章等民主人士的反击在猛烈的程度上已经远远超过了原来的批评，现在正在接近于——虽然还没有达到——那种共产党发言人说过不会

重新采用的，毛在他的演说中称之为“粗暴的”，并且会伤某些人感情的在大会和报纸上的群众性的公开批评。

但是，现在在进行批评的是民主党派自己，还没有那一个共产党员答还过攻击或者批评，虽然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向右派分子提出过警告。

批评共产党的人之一，食品工业部长章乃器已经被解除他在“光明日报”的职务。

这家报纸由于它最近发表的某些文章有反党的气味而受到了尖锐的指责。预料，该报社长和总编辑也将被撤职。

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批评者们是否还要被解除在政府中的工作，如果被解除的话，这是不会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而是通过“他们的党的党员们的希望”来进行的。

攻击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前云南省省长龙云。

“人民日报”今天报道说，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据说龙云通过“爱国主义”曾经建议过中国延迟二十年或者三十年偿还在朝鲜战争时向苏联借来的钱。

这则报道说，龙“重新提出了所谓苏联从我国东北搬走机器的问题”。

“这对苏联实在是莫大的侮辱，同时，龙云要求削减我们对外国的财政援助。”

这家报纸说，龙云的攻击者之一说，虽然苏联大力帮助我国造了许多新工厂，安装了新机器，“但是龙云还要同苏联算老账。”

台灣“联合日报”認為中共整風是蔣帮一个“可乘之机” 鼓吹要“火上加油”把它轉化为对共产党的全面否定

【本刊讯】台湾“联合日报”5月6日和5月13日先后以“共匪再度整风”和“再论共匪的整风”为题发表了两篇社论，对中共整风进行诽谤和诬蔑，鼓吹这是蒋帮在“政治作战”上的“可乘之机”，应该“有所作为，使它火上加油”，并且叫嚷要把整风转化为对共产党的“全面整除和否定”。

现将这两篇社论摘要刊载于下。

“联合日报”5月6日社论

共匪一次新的大整风运动，已酝酿有时，现在业经匪党中央发布一项关于全党整风运动的指示，而正式实施。5月1日伪人民日报社论，以“为什么要整风？”为题，说明了这一次整风的性质与作用。从这一篇文字内，使我们更了然于匪党目前所遭遇“内部矛盾”的严重威胁之实况所在。

这篇“社论”指出：“人民内部矛盾已经在我国历史舞台上代替敌我矛盾而居于主要地位”，共匪认为这就是目前在大陆上所出现的“新的社会形势”，而也就是发动这一次新整风运动的客观背景。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内容呢？“社论”正像共匪最近别的一些有关文件同样的认定：“特别是领导者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之中，更包括着“政府和人民的关系，政府的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军民关系，和军队中的官兵关系”等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其演变趋势，则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发展”已逐渐“表面化”并“具有对抗性矛盾的危險”。问题实在太大了，共匪实在受不了了，于是不能再下一次整风的毒手。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大陆人民的反共情绪和趋向，已经到了怎样一种尖锐的程度。它迫使共匪不能不承认“在整个国内政治生活中，人民内部矛盾变成主要”的事实；它更迫使共匪不能不再实施一次大规模的党内整风，而在主观上谋求消弭或缓和这些日益高涨着的致命威胁。

我们甚至不能错以为共匪的整风即使无效，但在它主观上总是想望用自我批判的武器，来纠正自己的一定错误。问题不是这么简单的。

依我们看，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如果说是匪党目前一种右倾倾向的话，那还只是生活上的右倾、作风上的右倾，虽则对匪也带来一定危害，到底不是最根本和最严重的。共匪目前真正最担心的，是清算史魔和匈波革命以后，部分党员的觉醒和观念上的混乱，这促起了他们对党和对主义的怀疑，而构成为思想上的右倾、政治上的右倾。我们相信，共匪真正在党内要消灭的对象在此。这次整风即使表面上不以此始，但结果却必以此终。

无论如何，整风总是匪党党内的政治台风，历次都曾表现出自相残杀的重大灾害。这应该也是我们对敌政治作战上的可乘之机，应该有所作为，使它火上加油，让已经动荡不安的匪伪政权，更在这次整风中遭受到自我否定的致命打击。

“联合日报”5月13日社论

在共匪的主观上，这一次新整风运动的展开，就是对毛匪所提“怎样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基本答案。依照共匪文件所说，“人民内部矛盾”在现阶段最凸出最主要的一环，是“领导者和群众之间的矛盾”，也便是匪伪政权和一般人民之间的矛盾。这是共匪承认大陆人民普遍反共的自供，亦即大陆反共抗暴革命运动业已具备客观条件的有力佐证，对我们是不应轻轻放过的。

（下转第四版）

香港国民党报纸 刊载章乃器的反社会主义言论

【本刊讯】国民党在香港的机关报“香港时报”6月12日以“为什么压制商人，章乃器抨击中共干部专靠颠倒是非来弄权”为题，刊载了蒋帮大道通讯社报道的章乃器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如下：

【大道社讯】章乃器指认中共对工商业者的“改造”，完全采取形式主义，口号喊得很响亮，给工商业者乱扣帽子，并经常用打击吓唬的办法，压服他们，结果使工商业者缩手缩脚，不敢做工作，有些干部，生怕接近工商业者，玷污了自己，更谈不到团结他们了。章乃器指中共宗派主义的作恶多端，专靠颠倒是非来弄权，只讲裙带关系，只愿听恭维奉承话，这比资本主义还要坏。其次，定息为中共既定政策，就不应该指它有剥削性，中共又说一切的矛盾都非为对抗性者，那末今日工商业者剥削了中共，中共有没有痛苦呢？真正痛心的应该仍为工商业者本身。中共指责他太过火，但葛佩琦并不就此屈服，他仍在高呼：“挽狂澜既倒的可能是除三害，另一个可能被狂澜冲走，葬身鱼腹。”

香港反动报纸全文转载储安平与葛佩琦的反动言论 說儲提到了“基本問題”，葛的話“值得鼓掌”

【本刊讯】香港反动报纸“上海日报”6月7日和12日，分别在第一版头条以“光明日报储安平开炮，炮口对向毛周，党天下要不得”和“‘人民大学’教师透露共党失尽人心，群众要打倒他”为题，全文转载了“人民日报”发表的储安平和葛佩琦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并且还加了编者按语。

关于储安平发言，“上海日报”的按语是：“北平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最近向毛周两酋开了一炮，他的确有一手。过去其他人的鸣放，都是些各别事件，也可以说是小问题。他所放的一炮，提到了共产党控制一切的基本问题，指出这种现象，是‘党天下’的作风。”

关于葛佩琦发言的按语是：“下面一篇是剪自5月31日北平人民日报所刊‘中国人民大学继续举行座谈会教师们从不同观点提出问题’一文中葛佩琦所发表的意见，他的意见值得鼓掌，他把共产党痛骂一顿，我相信他所骂的一字一句，都是千千万万老百姓要说而不敢说的。”

香港另一反动报纸“新生晚报”也在6月11日第一版显著地位以“储安平炮轰毛泽东”为题全文刊载储安平的发言。并加有编者按语说：“中共于3月初开始‘整风’。这一次‘整风’，是在除‘三害’。毛泽东要求各党各派帮助中共除害。许多‘民主党派’就大胆的批评起中共来。在这一个月来的许多批评中，最突出的，恐怕莫过于储安平的说话了。储安平的话，刊于北平6月2日‘人民日报’的第二版。香港报纸虽有些节录，但不详细，这里刊出的是一字不改的原文”。该报并在报头左边，用红色花边登出几个醒目的大字：“请注意本报今日特稿，储安平炮轰毛泽东”。

费孝通发表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文章 被台湾“海外”月刊利用了进行恶毒的挑拨宣传

【本刊讯】台湾“海外”月刊第六卷第十期（5月20日出版），刊载了李蔚南写的一篇题为“悽悽惨惨戚戚的大陆知识分子”的文章，评费孝通“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文如下：

3月24日，北平中共“人民日报”登载费孝通一篇长文，题目叫做“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开场白如下：自去年1月，周恩来发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报告后，“虽像春雷般起了惊蛰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但是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像还是早春天气，他们自信力不那么强，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寒乍暖，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候，逼近一看，问题还是不少的。……前年年底，我曾到南京、苏州、杭州去走过一趟，一路上也会到不少老朋友。在他们谈吐之间，令人感觉到有一种寂寞之感，……社会主义前进的队伍里已没有他们的地位，心上怎能不起了墙外行人的‘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的感叹？”

我们知道费孝通是一名高级知识分子，当然也是老知识分子，抗战时期已在西南联合大学当教授，文章写得顶不错，用字非常有斟酌，所以我们对这篇长文开场白所引的典故，也不好放过。他文内“未免乍寒乍暖，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候”一段，引自宋李清照“声声慢”悲秋词，那首词道：“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悽悽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看他所引的李清照词，才知道大陆上知识分子竟是“悽悽惨惨戚戚。”但是原词明明说秋天的“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费孝通却巧妙地吧题目改为“早春天气”，这当然是掩“新知识分子”（共干）耳目的一种手法，否则他这篇文章还没登出来，恐怕就要吃官司。

他文内“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一段，是引自宋苏东坡

“蝶恋花”词，那首词道：“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来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这是费孝通影射中共虐待和玩弄知识分子的又一笔好文，他的意思等于说：“什么百花齐放啊，花在自由之日早就放过了，现在连残红都褪落了，柳花越吹越少，春天已经完了！那些无情的社会主义前进的队伍，已经把门墙筑得高高的，以新知识分子自居，气炎逼人，老知识分子早已被逐出墙外，而且愈逐愈远，甚至逐到九泉之下，空余恨事！”

费孝通描写高级知识分子为了活命，苟合取容的窘态，也至为精采，他说：“唯心与唯物的界线很不容易划分。如果只简单的划一下，凡是社会主义国家里的学术都是唯物的，事情是容易办些；英美的书本占书架，当废纸卖掉；俄文来不及学，就买翻译的小册子来读；写文章上讲堂，多来几句引经据典的话，找几个英美学者骂上一番，这都是好办；但似乎觉得有点像小孩子看草台戏，剧情看不懂就看白脸还是红脸，白脸挨打了就叫好”。到了去年，反教条主义的结果，对教师又提出了新要求，过去可以根据权威对那些自己连书都没有看过的异说，跟着大加驳斥，现在别人一追问就会露马脚”，“如果万一有人说自己有了唯心主义，明天上课学生的脸色就不同，自己脚也软了，带上一个落后分子的帽子，就会被人打落冷宫，一直会影响到物质基础，因为这是‘德’，评薪评级，进修出国，甚至谈恋爱找爱人，都会受到影响。”我们看了费孝通这几段话，充分明了大陆上“新知识分子”（共干及其爪牙）和老知识分子的对立已十分尖锐，老知识分子一有不是，便是罪该万死！所以费孝通谈到“百家争鸣”问题时便说：“知识分子心里热（笔者按：此热字又是用来骗共干的，看下文便知），嘴却还是很紧。最好是别人争，自己听，要自己出头，那还得瞧瞧，等一等再说”。“主要是怕百家争鸣是一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一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笔者按：此整字下得极有分寸，因此字的处罚意义，可以轻得很轻，却可以重得很重）”。因此“明哲保身”，“不吃眼前亏”的思想没有全消的知识分子，想到不鸣无妨，鸣了说不定会自讨麻烦，结果是何必开口”。这番话说得多委婉而煞费苦心啊！我们原谅他，更同情大陆一般知识分子的不幸遭遇。他们今天苟合取容的窘态，岂但非出自本心，而且还蕴藏着无限愤怒，正如太史公所说的：“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及在槛阱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一旦大陆重光，有猛虎般精神的知识分子，从赤色槛阱中解救出来，相信他们对清除大陆青年的赤毒，和复兴中华民国，必然有极伟大的贡献。

（上接第三版）

共匪认为，造成“领导者和群众之间”尖锐矛盾的原因，乃由于“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倾向，在革命胜利以后，有了新的滋长和发展”。这也是事实。从而共匪为了要缓和或解决已经演进到非常严重程度的“人民内部矛盾”，便不能不把匪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列为现阶段整风的根本内容。

问题就在于，即使再来这么一次全党大规模的整风，这些歪风又是否克服得了，肃清得了呢？

试看：什么是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便是共匪实施极权统治和集产经济的必然结果，共匪如不根本结束其极权统治和集产经济，官僚主义又如何消除得了；什么是宗派主义？宗派主义便是共匪要求阶级性和党性的附属产品，共匪如不彻底抛开其党性和阶级性，宗派主义又如何根绝得了，什么是主观主义？主观主义便是共匪遵奉马列主义教条和讲究唯物辩证法思想魔术的实际表现，共匪如不从头放弃马列主义和唯物辩证法，主观主义又如何澄清得了。我们相信，共匪决不会为了整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而来否定自己的极权统治和集产经济消灭自己的党性和阶级性，不要自己的马列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则缘木求鱼，这样的整岂非白整？岂非胡闹？

而这样一套整法，只是为自我批评点缀，为派系斗争开路。结果便恰好是：以官僚主义整官僚主义，只有使官僚主义更高涨；以宗派主义整宗派主义，只有使宗派主义更猖狂；以主观主义整主观主义，只有使主观主义更抬头。为什么共匪需要历次整风，又历次把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列为整风对象，而这三种病态在共匪身上只有更恶化严重起来？其故即在于斯。

但是，如果共匪不能整掉它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它就无法缓和或消解‘领导者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如果共匪无法缓和或消解‘领导者和群众之间的矛盾’，也就难于正确处理或解决整个的‘人民内部矛盾’，如果共匪难于正确处理或解决整个的‘人民内部矛盾’，则这种矛盾继续发展和尖锐化的结果，就将全面威胁到共匪的‘社会主义建设’，并致共匪于死命。实际上，这样的一种演变过程，已经不是什么假定，而正是共匪目前正在一步步沿此前进的铸定方向。

问题还是回到我们自己方面。当敌人已经陷入这样一个自我否定的轨道中时，我们没有理由放松它挣扎求生，而只有基于全人类安全幸福的利益，把它这种局部的，表面的整，转化为对它的全面整除和否定。

香港国民党报纸 刊载章乃器的反社会主义言论

【本刊讯】国民党在香港的机关报“香港时报”6月12日以“为什么压制商人，章乃器抨击中共干部专靠颠倒是非来弄权”为题，刊载了蒋帮大道通讯社报道的章乃器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如下：

【大道社讯】章乃器指认中共对工商业者的“改造”，完全采取形式主义，口号喊得很响亮，给工商业者乱扣帽子，并经常用打击吓唬的办法，压服他们，结果使工商业者缩手缩脚，不敢做工作，有些干部，生怕接近工商业者，玷污了自己，更谈不到团结他们了。章乃器指中共宗派主义的作恶多端，专靠颠倒是非来弄权，只讲裙带关系，只愿听恭维奉承话，这比资本主义还要坏。其次，定息为中共既定政策，就不应该指它有剥削性，中共又说一切的矛盾都非为对抗性者，那末今日工商业者剥削了中共，中共有没有痛苦呢？真正痛心的应该仍为工商业者本身。中共指责他太过火，但葛佩琦并不就此屈服，他仍在高呼：“挽狂澜既倒的可能是除三害，另一个可能被狂澜冲走，葬身鱼腹。”

香港反动报纸全文转载储安平和葛佩琦的反动言论 說儲提到了“基本問題”，葛的話“值得鼓掌”

【本刊讯】香港反动报纸“上海日报”6月7日和12日，分别在第一版头条以“光明日报储安平开炮，炮口对向毛周，党天下要不得”和“‘人民大学’教师透露共党失尽人心，群众要打倒他”为题，全文转载了“人民日报”发表的储安平和葛佩琦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并且还加了编者按语。

关于储安平发言，“上海日报”的按语是：“北平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最近向毛周两酋开了一炮，他的确有一手。过去其他人的鸣放，都是些各别事件，也可以说是小问题。他所放的一炮，提到了共产党控制一切的基本问题，指出这种现象，是‘党天下’的作风。”

关于葛佩琦发言的按语是：“下面一篇是剪自5月31日北平人民日报所刊‘中国人民大学继续举行座谈会教师们从不同观点提出问题’一文中葛佩琦所发表的意见，他的意见值得鼓掌，他把共产党痛骂一顿，我相信他所骂的一字一句，都是千千万万老百姓要说而不敢说的。”

香港另一反动报纸“新生晚报”也在6月11日第一版显著地位以“储安平炮轰毛泽东”为题全文刊载储安平的发言。并加有编者按语说：“中共于3月初开始‘整风’。这一次‘整风’，是在除‘三害’。毛泽东要求各党各派帮助中共除害。许多‘民主党派’就大胆的批评起中共来。在这一个月来的许多批评中，最突出的，恐怕莫过于储安平的说话了。储安平的话，刊于北平6月2日‘人民日报’的第二版。香港报纸虽有些节录，但不详细，这里刊出的是一字不改的原文”。该报并在报头左边，用红色花边登出几个醒目的大字：“请注意本报今日特稿，储安平炮轰毛泽东”。

費孝通發表的“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气”文章 被台灣“海外”月刊利用了进行惡毒的挑撥宣傳

【本刊讯】台湾“海外”月刊第六卷第十期（5月20日出版），刊载了李蔚南写的一篇题为“悽悽慘慘戚戚的大陆知识分子”的文章，评费孝通“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文如下：

3月24日，北平中共“人民日报”登载费孝通一篇长文，题目叫做“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开场白如下：自去年1月，周恩来发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报告后，“虽像春雷般起了惊蛰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但是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像还是早春天气，他们自信力不那么强，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寒乍暖，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候，逼近一看，问题还是不少的。……前年年底，我曾到南京、苏州、杭州去走过一趟，一路上也会到不少老朋友。在他们谈吐之间，令人感觉到有一种寂寞之感，……社会主义前进的队伍里已没有他们的地位，心上怎能不起了墙外行人的‘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的感叹？”

我们知道费孝通是一名高级知识分子，当然也是老知识分子，抗战时期已在西南联合大学当教授，文章写得顶不错，用字非常有斟酌，所以我们对这篇长文开场白所引的典故，也不好放过。他文内“未免乍寒乍暖，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候”一段，引自宋李清照“声声慢”悲秋词，那首词道：“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看他所引的李清照词，才知道大陆上知识分子竟是“悽悽慘慘戚戚。”但是原词明明说秋天的“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费孝通却巧妙地吧题目改为“早春天气”，这当然是掩“新知识分子”（共干）耳目的一种手法，否则他这篇文章还没登出来，恐怕就要吃官司。

他文内“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一段，是引自宋苏东坡

“蝶恋花”词，那首词道：“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来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这是费孝通影射中共虐待和玩弄知识分子的又一笔好文，他的意思等于说：“什么百花齐放啊，花在自由之日早就放过了，现在连残红都褪落了，柳花越吹越少，春天已经完了！那些无情的社会主义前进的队伍，已经把门墙筑得高高的，以新知识分子自居，气炎逼人，老知识分子早已被逐出墙外，而且愈逐愈远，甚至逐到九泉之下，空余恨事！”

费孝通描写高级知识分子为了活命，苟合取容的窘态，也至为精采，他说：“唯心与唯物的界线很不容易划分。如果只简单的划一下，凡是社会主义国家里的学术都是唯物的，事情是容易办些；英美的书本占书架，当废纸卖掉；俄文来不及学，就买翻译的小册子来读；写文章上讲堂，多来几句引经据典的话，找几个英美学者骂上一番，这都是好办；但似乎觉得有点像小孩子看草台戏，剧情看不懂就看白脸还是红脸，白脸挨打了就叫好”。到了去年，反教条主义的结果，对教师又提出了新要求，过去可以根据权威对那些自己连书都没有看过的异说，跟着大加驳斥，现在别人一追问就会露马脚”，“如果万一有人说自己有了唯心主义，明天上课学生的脸色就不同，自己脚也软了，带上一个落后分子的帽子，就会被人打落冷宫，一直会影响到物质基础，因为这是‘德’，评薪评级，进修出国，甚至谈恋爱找爱人，都会受到影响。”我们看了费孝通这几段话，充分明了大陆上“新知识分子”（共干及其爪牙）和老知识分子的对立已十分尖锐，老知识分子一有不是，便是罪该万死！所以费孝通谈到“百家争鸣”问题时便说：“知识分子心里热（笔者按：此热字又是用来骗共干的，看下文便知），嘴却还是很紧。最好是别人争，自己听，要自己出头，那还得瞧瞧，等一等再说”。“主要是怕百家争鸣是一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一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笔者按：此整字下得极有分寸，因此字的处罚意义，可以轻得很轻，却可以重得很重）”。因此“明哲保身”，“不吃眼前亏”的思想没有全消的知识分子，想到不鸣无妨，鸣了说不定会自讨麻烦，结果是何必开口”。这番话说得多委婉而煞费苦心啊！我们原谅他，更同情大陆一般知识分子的不幸遭遇。他们今天苟合取容的窘态，岂但非出自本心，而且还蕴藏着无限愤怒，正如太史公所说的：“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及在槛阱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一旦大陆重光，有猛虎般精神的分子，从赤色槛阱中解救出来，相信他们对清除大陆青年的赤毒，和复兴中华民国，必然有极伟大的贡献。

（上接第三版）

共匪认为，造成“领导者和群众之间”尖锐矛盾的原因，乃由于“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倾向，在革命胜利以后，有了新的滋长和发展”。这也是事实。从而共匪为了要缓和或解决已经演进到非常严重程度的“人民内部矛盾”，便不能不把匪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列为现阶段整风的根本内容。

问题就在于，即使再来这么一次全党大规模的整风，这些歪风又是否克服得了，肃清得了呢？

试看：什么是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便是共匪实施极权统治和集产经济的必然结果，共匪如不根本结束其极权统治和集产经济，官僚主义又如何消除得了；什么是宗派主义？宗派主义便是共匪要求阶级性和党性的附属产品，共匪如不彻底抛开其党性和阶级性，宗派主义又如何根绝得了，什么是主观主义？主观主义便是共匪遵奉马列主义教条和讲究唯物辩证法思想魔术的实际表现，共匪如不从头放弃马列主义和唯物辩证法，主观主义又如何澄清得了。我们相信，共匪决不会为了整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而来否定自己的极权统治和集产经济消灭自己的党性和阶级性，不要自己的马列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则缘木求鱼，这样的整岂非白整？岂非胡闹？

而这样一套整法，只是为自我批评点缀，为派系斗争开路。结果便恰好是：以官僚主义整官僚主义，只有使官僚主义更高涨；以宗派主义整宗派主义，只有使宗派主义更猖狂；以主观主义整主观主义，只有使主观主义更抬头。为什么共匪需要历次整风，又历次把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列为整风对象，而这三种病态在共匪身上只有更恶化严重起来？其故即在于斯。

但是，如果共匪不能整掉它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它就无法缓和或消解‘领导者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如果共匪无法缓和或消解‘领导者和群众之间的矛盾’，也就难于正确处理或解决整个的‘人民内部矛盾’，如果共匪难于正确处理或解决整个的‘人民内部矛盾’，则这种矛盾继续发展和尖锐化的结果，就将全面威胁到共匪的‘社会主义建设’，并致共匪于死命。实际上，这样的一种演变过程，已经不是什么假定，而正是共匪目前正在一步步沿此前进的铸定方向。

问题还是回到我们自己方面。当敌人已经陷入这样一个自我否定的轨道中时，我们没有理由放松它挣扎求生，而只有基于全人类安全幸福的利益，把它这种局部的，表面的整，转化为对它的全面整除和否定。